

方言语法特点的挖掘和研究

施其生

广州 中山大学

汕头完成体特点一：有个动宾短语后的“了”

【广东汕头（闽南方言）】

许日，我记得是做半个钟头气功了正去买咸。那天，我记得是做了半个钟头气功之后才去买茶

食饭了正去么关门了？吃了饭才去可就关门了呀？

放在“体貌—实现或完成”子系统中看这个“了”，看到还有两个不同的“了”，“了1”和“了2”，和这个“了”不同，我们把这个可以叫做“了3”。

三个“了”可以在一句话中共现，可看出其意义和功能均有所不同：

我食了1三碗饭了2。我吃了三碗饭了（了1，了2）

等我食了1只碗饭了3汝正冲茶哪。等我吃了这碗饭你再泡茶嘛（了1，了3）

食饭了3正去么关门了2？吃完饭再去可就关门了呀？（了3，了2）

姐妹方言和汉语史是否有同类现象？

【闽南方言各地】了3

泉州 唔免急！食暗饭了□[tsia2²⁵]（斡）倒去。不用急，吃了晚饭再回去

厦门 食下昏了甲去。吃了晚饭再去。

台中 <唔爰>急，食暗顿了□[tsiat²⁻⁵]转去。不用急，吃了晚饭再回去。

【其他方言】

福建连城新泉（客家话）了3

下课了再去。下了课之后再回去。

草扳净了再沃水。草拔净了再浇水（项梦冰《连城（新泉）方言的体》）

【山东即墨（胶辽官话）】了3 [·]

吃饭了再去啲。吃饭以后再回去吧

先跟他学一年了再说啲。先跟他学一年，完了再说吧

他们唱歌了咱就唱。他们唱完歌我们就唱。

【近代白话】了3

晨朝起来洗手面盥洗了吃茶；吃茶了佛前礼拜；佛前礼拜了和尚主事处问讯；和尚主事处问讯了僧堂行益；僧堂行益了上堂吃粥；上堂吃粥了归于下处打睡。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）

师曰：“当时百丈造典座，却自简分饭与他供养，其僧契饭了便去。”（《祖堂集》卷四）

现代各地的这些“了3”，与近代汉语的“毕”意义接近，但前面不能加“未”、“已”之类的任何词，已是进一步语法化了，具有黏着性的虚词。可能是现在表实现的“了1”和“了2”的前身。

即墨的“了3”摆脱了连动句或承接复句，不一定需要后续事件，而且三个“了”可以同时出现，其意义及功能的分工看得很清楚：

我找（了1）你三趟了3了2。

我吃饭了2#我吃了1饭了2#我吃饭了3了2#我吃了1饭了3了2。

即墨的“了3”可能比近代白话及汕头等地闽语、连城客家话更为虚化，向着“了1”和“了2”前进一步。

如果进一步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，对多地同一语言成分的分布进行仔细的比较，有可能得到三个“了”的语源及其演变的历史层次和历史轨迹。

对闽南方言作一个面上的调查，可以看到：

	事实实现“了”	新情况实现“了”	动作实现“了”				
			时量补语前	含数量的宾语前	带数量补语的形容词后	不含数量的宾语前	趋向补语前
泉州	了	哪/O	○	○	○	○	○
厦门	了	哪/O	○	○	○	○	○
台中	了	哪/O	了	了	○	○	○
漳州	了	哪/O	○	○	○	○	○
汕头	了	了/O	了	了	了	了	○
揭阳	了	了/O	了	了	了	了	○
海丰	了	哪/O	了	了/O	了/O	了/O	○
遂溪	○	哪/O	○	○	○	○	○
雷州	○	哪/O	了	了/O	○	○	○
文昌	○	哪/O	了	了	了/O	了/O	○
三亚	了	了/O	了	了	了	了/O	○

再进一步研究，是更高级的理论探讨。有必要更上一层楼，观察一下“完成体”上位的“体貌”范畴，看看其他的“体”是否有平行的现象。

持续体

【北京话】

- a. 都看着！（动作进行）
 b. 站着唱比坐着唱好。（状态持续）
 c. 下雨呢。（事件持续）
 d. 钱不够呢。（情况持续）
 可以并用：
 a+c. 都看着我呢。（动作进行+事件持续）
 b+d. 都坐着不动呢。（状态持续+情况持续）

【广东汕头（闽南方言）】

- a. 阿老肥还<在块>等俺。胖子还在等着咱们。（动作进行）
 b. 撮衫还浸<在块>。衣服还泡着。（状态持续）
 c. 日昼无食，肚困到堵唔缀<在块>。中午没吃饭，正饿得要命呢。（情况持续）

可以并用：

- a+c. 阿老肥还<在块>等俺<在块>。胖子还在等着咱们呢（动作进行+事件持续）
 b+c. 隔日撮衫还拢浸在块<在块>。第二天衣服都还泡着呢。（状态持续+情况持续）

福州（闽东方言）

表示**动作进行**在动词前加副词“□[]”，表示**状态持续**在动词后加助词“□[]”，表示**全句所述情况持续**在句末加助词“□[]”，例如：

- 伊□[]食饭。他在吃饭（动作进行）
- 猫缚□[]。猫拴着（状态持续）
- 伊固未来□[]。他还没来呢（情况持续）

苏州（吴语）

表示**动作进行**在动词前，表示**状态持续**在动词后，表示**全句所述情况持续**在句末加助词“勒”、“勒笃”、“勒里”等。

- 俚勒笃吃饭。他在吃饭（动作进行）
- 坐勒海比立勒海舒服。站着比坐着舒服（状态持续）
- 俚心里向有心事勒里。他心里有心事呢（情况持续）

经历体**【湖南汨罗（湘语）】**

- 我喜欢过他佬老妹。我喜欢过他妹妹。
- 我喜欢他佬老妹过。我喜欢过他妹妹。
- 我喜欢过他佬老妹过。我喜欢过他妹妹。

【山东即墨（胶辽官话）】

即墨话不单独用“过”表示经历体，最常用的是单独使用句末事态助词“来”。但用了“来”，前面还可以加“过”。

“来”表事态的“经历”

要我看书来，我就不会考这么几分了。要是我看过书，我就不会考这么几分了。
我没去遭儿他家来。我还没去过他家。
他还没给我打遭儿电话来。他还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。

“来”和“过”连用

这些零食我都吃过来。这些零食我都吃过。

“过”紧附在动词之后，“来”可黏附在词组之后，出现于句末。“过”表示动作行为的经历，“来”表示事态的经历；二者可连用，既表示行为的经历，也表示事态的经历。

【曲阜（中原官话）】

我看过这本书来。

【济宁微山（中原官话）】

我从没吃饱饭过。

【成都（西南官话）】

昨天下午我去找你过。

汉语史上的“来”

至今衣领胭脂在，曾被谪仙痛咬来。（晚唐至五代诗人韩偓诗）
佛身尊贵因何得？根本不曾行孝顺来。（《敦煌变文集·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》）

师又时间僧：“汝诸方行脚来，觅取难得底物来不？”（《祖堂集》）

迦叶过去生中曾作乐人来，习气未断。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18）
咳，我真箇不曾知道来。（《朴通事谚解》）

综观之，汉语体貌系统中，有一系列平行的体貌成分：

实现体 吃了1饭了2。（北京）

食了1三碗饭了2。（汕头）

等我食了1只碗饭了3汝正冲茶哪（汕头）

食饭了3正去么关门了2？（汕头）

持续体 都看着我呢。（北京）

阿老肥还<在块>等俺<在块>。（汕头）

隔日撮衫还找浸在块<在块>。

经历体 我喜欢过他佬老妹过。（汨罗）

这些零食我都吃过来。（即墨）

由此，可以确认几个结论：

1. 普通话的这些“了2”不是语气词，是体貌助词。
2. 汉语的体貌形式可以只粘附在动词上，也可以粘附在词组上，或整个句子上。体貌范畴不只是动词的一种语法范畴。
3. 如果认为“体貌”的语法成分是一种“形态”，那么，汉语的“形态”可以突破词和词组的分界线，也就是说不一定只属于“词法”。

还可以得到另一个认识：

普通话完成体、持续体平行的两个句末助词——“了2”和“呢”，都应该分成两个，一个是体貌助词，一个是语气助词：

体貌

语气

吃了饭了。（实现） 非洲象当然比亚洲象大了。（肯定）

下雨呢。（持续） 这鱼可大呢。（夸张）

也就是说，句末体貌助词进一步语法化，可以演变为语气助词。

上面是我们发现了动宾后的“了3”，从“了3”进而挖掘出“完成体”的一个特点——其语法形式可出现在不同句法位置、粘附在不同句法层面的成分（词、词组、句子）上，然后不断挖掘、比较、分析，得到新的认识。

下面再从汨罗方言“完成体”的另一种特点谈起，说明如何深入挖掘和研究。

湖南汨罗湘语的完成体有两个形式，可以在相同句法位置上出现，意义有别：

【湖南汨罗（湘语）】

1. a 毕开业买车。 毕了业买车。
b 毕得1业买车。 毕了业买车。
2. a 我吃开三个菜。 我吃了三个菜。
b 我吃得1三个菜。 我吃了三个菜。

放在本方言语法系统内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比较：是否可互换而意义不变？如果都可互换但意义不同，那么不同在哪里？如果有的可互换有的不行，那么，可互换的条件是什么？包括语义的匹配与冲突、可粘附的动词、可出现的语境、可共现的副词助词、否定式等等是否有差异……。

2. a 我吃开三个菜。 我吃了三个菜。
我吃得1三个菜，有吃完。 我吃了三个菜，没吃完。
*我吃得1三个菜，有吃完。 我吃了三个菜，没吃完。
- b 我吃得1三个菜。 我吃了三个菜。
我吃得1三个菜，有吃完。 我吃了三个菜，没吃完。
我吃得1三个菜，下吃完得2。 我吃了三个菜，都吃完了。

再看其他姐妹方言：

【湘语各地】情况和汨罗差不多，

如长沙话：咖（嘎）和哒。

【江苏沛阳（江淮官话）】了、过、得

可译成普通话“了1”的：过/了1；得1

吃过饭去！/吃了1饭去！

走得一个朋友。走了一个朋友。

可译成普通话“了2”的：得2；了2

该发钱了2。

刮风得2，刮风了。

他同意我去得2。他同意我去了。

苹果红得2，可以吃了2。苹果红了，可以吃了。

别吃得2 可别吃得2了2。

我吃过2。我吃过得2。我吃过得2了2。

【梅县（客家话）】

可译成普通话“了1”的：欸[e²²];撇[phet²]

佢食欸三碗饭。他吃了三碗饭。

你爱做欸作业佢正分你去搞。你要把作业做了我才让你去玩。

你爱做撇作业佢正分你去搞。你要把作业做了我才让你去玩。（强调做完）

可译成普通话“了2”的：欸[e²²]

阿婆病撇欸。奶奶病了

“撇”常带着一点“完、掉、去除”等实义。

汕头（闽南方言）

除了上面说的三个“了”，还有相当于“了1”/“了2”/“了3”的“去”和“好”，其中“去”更接近专用体貌形式：

洗了浴未？洗了没有？（了1）

洗好浴未？洗了没有？（好1）

洗浴了未？洗了没有？（了3）

洗浴好未？洗了没有？（好3）

个炉过去未？（去1）

我个肝炎好去了。我的肝炎好了（去1，了2）

阿妹头毛生虱母，分人剃做个圆头卵去了。妹妹头发长虱子，被人剃成个光头了。（去2，了2）

伊条裤分贼团割破袋去，钱包无去了。他裤子被小偷割破了口袋，钱包没了。（去3，去1，了2）

“了”只有“实现”的体貌意义，“好”、“去”除了表示“完成”体貌，多少带点实义，“好”用于积极预期的完成，“去”则多用表示消极预期、或消减性的“完成”：

伊人结婚了。他们结婚了。

伊人结婚好去了。他们结婚了。（希望他们把婚结了时说）

伊人结婚去了。他们结婚了。（不太希望他们结婚时说）

通过对各地方言同类特点尽量的挖掘和比较分析，对汉语“完成体”的认识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思考，回头再看汨罗的“开”和“得”，以及普通话的“了”，定位会更准确。比较印欧语的体范畴，汉语的体貌框架应该有其不一样的个性，就完成体而言，国外关于动作过程的有界无界，或者是完成体、完整体之分，值得借鉴，是否可用于汉语？如何应用于汉语，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大问题。

总结：如何挖掘与研究

挖掘与研究，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互相促进的过程。

1. 在比较中发现特点。

2. 把特点放到本方言的语法系统中考察，详尽搜集特点本身的、与特点有关的一切语言事实，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，对特点予以准确的定位定性。

3. 进一步放宽眼界，不要局限于本方言。要再看看普通话、姐妹方言、古代近代汉语有何相关事实，在比较中寻求更深入的认识：特点在汉语方言中的种种表现；特点的由来，产生和演变的机制、演变的过程；在汉语方言中的普遍性，与汉语类型学特点的关系……

4. 启动理论思考：是否有已有的相关理论（包括西方的“新理论”）可用来说明？现有的语法框架（包括共同语语法框架）、概念、术语、是否可以搬用或利用来说明、描写、分析、解释所发现的特点？如果不能，怎么办？

这是基本过程，要做好，有两点很重要。

1. 不能只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刨，共同语的、别的方言的、汉语史的、国外的，与语法有关的文章、著作要多关注，事实、现象、理论，知道得越多越好。这是搞方言语法的人提高学养的主要手段。

2. 实事求是。

一方面，要尽量详尽地搜集语料，绝对尊重语言事实，绝不“私藏”对自己的结论不利的语言事实，只能修改结论，不能无视反例。

另一方面，要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。既要尽量利用既有理论，善于借鉴国内外既有的理论，不标新立异，又不囿于现有理论（包括西方理论）的成见，不全盘搬用，不削足适履。现有理论中的观念、理论框架、概念、术语只要合适就用，不随便创新术语；但是不要迷信它们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。既有的理论，该证实的证实，该完善的完善，该修正的修正，该否定的否定，一切都要看它们用于你发现的方言特点是否正确并且有效。必要时，可以提出适合汉语特点的新概念、新理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作出我们方言语法研究者应有的贡献。

欢迎质疑，谢谢！